

#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我曾经讲过，经济可以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哪怕项目少上一点,也要把教育搞上去。

■ 成思危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八大提出来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讲了三大任务,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改善民生,推进法治。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要加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加强法治,第一就是要依宪治国,以宪法为根本大法,按照宪法来行政,按照宪法来推行宪政;第二就是依法治官,要求官员依法行政,如果官员不守法怎么叫群众守法?第三就是官员思想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依法治国的原则就是把执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一切党派、所有个人都要遵守。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如何能够实现稳定和健康发展呢?我个人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挤掉 GDP 的水分,要争取实实在在的 增长。

我们国家可以说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 2003 到 2007 年期间,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确实我们的 GDP 是有水分的。GDP 计算过程中出现的水分,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豆腐渣工程,多半是跟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建设的时候算 GDP 了,垮了以后还要再修,再修又产生 GDP,这种 GDP 实际是负的 GDP,是有害的 GDP。第二类问题是无效的 GDP。就是说建设过程里,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钢材、木材、水泥的需求,包括投资通过公司转化成消费,拉动经济。建成以后由于市场没有,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等原因不能投产,所以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这样 GDP 只能产生一次,不能再产生了。第三类水分,就是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说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这是需



要的。比如,建高速公路,不能说先建两条线,过几年发展了再加两条线,那投资就大了。但是如果有 100 多个城市要建地铁,这就可能值得探讨了。因为建一公里地铁大概是 5 到 7 个亿,有的报道说要 10 个亿。真正建成的地铁基本上都要政府补贴,包括运行。当然大城市建地铁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必要的,但是一些中小城市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建地铁,这值得探讨。建地铁当然是拉动 GDP 很快了,但如果建成以后,老要政府补贴,发挥不了效益,那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挤掉 GDP 的水分,就得要保持投资和适度的增长,要把投资里面这三种水分给它挤掉。

第二,我们要想保持经济健康地增长,就要注意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适当的比例。

至于怎么算虚拟经济看法是不一样了。我们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两个体系,一个是 MPS 体系,就是物质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是只算实质产品的生产的,这在以前计划经济国家多半都采用这个做法。我们国家在 1993 年以前基本上是这个做法,1985 年是只用 MPS,1985 年到 1993 年是 MPS 和 SNA 并重,1993 年之后就是 SNA 体系了,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金融、服务业都包括进去了。我们提出,能不能以 MPS 算出的 GDP 占 SNA 算出 GDP 的之比作为实体经济的比例。如果按照这个算法,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近三十年来,它的实体经济比例已经降到 50%以下了。我们国家是从 80%多,降到现在的 70%多。从我们国家现在金融的情况看,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金融还要

加强国际竞争力,所以虚拟经济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可能不应该低于 2/3。也就是说 MPS 与 SNA 的比应该在 65%左右,同时我们要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我曾经讲过虚拟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硬件,硬件没有软件是无法运行的,但是软件离开了硬件就一文不值。所以,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把实体经济做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同时要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危害的作用。

比如说,最近国内出现了问题,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银行利润高,企业贷款难,生存难。这个问题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等于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货币发行量,尽管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们货币总量大概是 GDP 的一倍,马上要到 100 万亿人民币了。当然现在有人看法不一样,认为我们不能拿货币总量和 GDP 之比来说事。但是从国际上看,我们这个比例是国际上最高的,当然,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币比较自由兑换,所以我们外汇账款大概要占 20 万亿,但是总体看还是高。根据央行自己的数据,M2 的增长率是 GDP 增长率加上 CPI,再加两到三个百分点,这样对我们国家来说,M2 的增长率是 15%左右,但是前些年有时超过 20%。货币超发对实体经济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这是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两个最大的潜在的危害,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

第三,我们要注意提高我们的劳动生

产率。

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发展很快,但如果按照劳动生产率计算一下,我们还是相当低的。我们计算过世界十大农业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为标准。十大农业国分三类,第一类是美国、法国这些国家,第二类是俄罗斯这些国家,第三类就是中国、印度、印尼这些国家。我们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 1%。我们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德国的 1/5,每人每年增加值是 5 万到 9 万。所以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怎么能保证收入的提高?当然有一个合理分配问题,但是我们要把蛋糕做大,让我们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综合要素的作用。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是资金、劳力加综合要素;综合要素包括教育、科技、管理,所以,要提高综合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单靠投资,投资适度是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地依赖投资,实际上是会挤压了综合要素的作用。在综合要素里,我们从近期看,主要是要不断地鼓励创新,从远期看,我们更重要是要发展教育。创新实际上就是引进新的事物来造成一个有益的变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个因素来看,最重要是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创新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就要靠教育来解决。我曾经讲过,经济可以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哪怕项目少上一点,也要把教育搞上去。所以我为什么支持新华都的工作,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我们现在教育的改革,一个是要把应试教育真的改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第二,原有这套教育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有大的改革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经济发展来说,以上这三方面都是保证我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看,就是保持 7%左右的增长,但是这个 7%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 7%。我也讲过宁愿要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 7%,也比有水分的 9%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努力挤掉 GDP 中的水分,要保持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适当发展虚拟经济,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作用。另外,就是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鼓励创新,加强管理,最根本的是要教育,提高全民的科学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培养更多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保护的意识增强了,不像 1994 年的税制改革,那是政府设计,社会宣传,群众就接受了。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政府设计,没有群众的同意,是很难做的。尤其对个人征税的话,我们肯定要对收入多的人多征税,收入少的人少征税,怎么调整这个东西,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公共税收,对社会征税,包括社会团体、社会公共机构和个人。

候改革方向不确定,就可能倒退,有可能产生不确定的方向、走向。我觉得现在改革,主要是作为利益集团的阻碍,其中的一些障碍,其实像是来自于共识混乱。

未来的改革,我想我们一定要有阶段性,而且在我们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共识以后,一定要落实到进行严格的项目管理,必须要迅速推进,有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不要一年一年重复改革的文本,以至于改革的意思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本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很明确的,但是怎么样实现市场经济?需要有环境。如果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市场经济就很难进行,不可能完善。

■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对今年“两会”最大的共识就是实现“中国梦”,怎么样实现“中国梦”呢?就是靠改革创新,我们是有这种时代的精神。

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很明确的,但是怎么样实现市场经济?需要有环境。如果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市场经济就很难进行,不可能完善。

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而且注重提出了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觉得这三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市场经济能不能完善,我们看有没有这样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新总理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他讲得很好,很形象。现在我们要扎扎实实落实十八大精神,谁来保证呢?当然政府来保证,市场保证不了,企业也保证不了,要靠市场,靠政府,政府怎么样保证呢?两会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重点在于转变生产方式。

怎么样落实公平竞争的环境呢?我建议第一应当组织个落实研究小组。第二要分析现状。

第一个要扎扎实实实现,我建议成立两个研究落实小组,一个官方组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最后两个小组可以交流。

第二,要分析现状,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到底有什么差距?比如说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现在是不是平等?我们有什么差距?拿基本要素来说,我们的贷款有 60%多是给了国有企业,而民间得到的贷款却很少,特别是小微企业,创新动力很足很足,但是得不到贷款。这两次会上民生银行的董事长有一个发言,他说现在我们银行里,国有和国有控股占 95%,民间占 5%,这个分布结构都不合理。我们国有占多少,其他所有制占多少,要做个具体分析。另外,我们的资源也需要做个分析,矿产资源也需要做个分析,这样心里才有数。

另外,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是不是平等?有没有垄断?好像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银行没有垄断,多少家银行都在竞争,还有什么垄断?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银行的利润那么多,净利润是 10400 亿,这一万多亿的利润,两个背景要说,第一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亏损。第二老百姓沉重的负利率。这样的背景下,利润 36.3%,不靠垄断能行吗?所以,我们要统一认识。

再看看是不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觉得还是有差距,还有很大的差距。打官司,国有跟非国有的,往往是非国有输,法院也怕承担责任。我们从制度上,法律上是不是平等?还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财产受到合法保护”,这个为什么要有不同?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你合法不合法我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呢?所以这里就要研究。两会上有一个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大代表提出来,他希望刑法要进行修改,因为刑法规定,贪污公有资产比较重,五年以上的处罚,但是贪污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往往刑法判得很轻。所以,保护的程度都不一样。我以上举的几个例子,是不是同等使用生产资料,是不是同等竞争,是不是同等受法律保护,现状怎么样,还有什么差距,要分析现状。

## 中国税制改革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 靳东升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副所长

十八大之后,我们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最近我们的一个项目就是研究进入危机以后,跟踪其他国家金融危机采取的税收政策,然后又研究了中长期中国税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几点想法我想提出来。

一是中国的税制体系。中国的税制体系经过 30 多年的建立健全,有目共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在向科学化、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在进步。但问题是,经过 30 多年,我们的税制框架还没有完成,如果“十二五”借着“营改增”这股东风,能把税制框架建立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就比较好。当前税制改革政策发展,发达国家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近五年来只是政治的调整,刺激供给,刺激调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能需要借鉴,或者引入工程项目管理理念,就是把复杂的工作分解为项目,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管理。

■ 王敏 教授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能需要借鉴,或者引入工程项目管理理念,就是把复杂的工作分解为项目,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管理。项目有什么特点?一是有明确的任务,明确

整。我们国家仅仅是一个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大家公认比较完善,刚刚通过这个法。如果“十二五”把“营改增”上升到全国人大法律的话,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了。如果“十三五”计划时期,财产行为税立法的话,才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结构。收入分配体系这种分配制度都不是健全的,通过法律的形成巩固下来,这个才能稳定下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政策的调整。改革促进立法,立法推动改革,这个税收法律体系的建立,需要多多研究。

第二,理论问题。对什么征税这个问题目前理论上好像清楚,又好像不清楚。我们对资本征税、对财产征税、对存量财产征税还是对流量资本征税?我们国家曾经是产品税为主,对经济领域征税为主,现在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为什么不能征公共税收?公共财政在享受阳光的同时,是

否能对阳光付出点贡献?大家想得到公共服务比较难。关于征税对象的问题,我们了解的美国是资本优先的,所以资本是需要征税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英国是劳动优先,对劳动少征税,劳动是提供社会价值的,我们现在对个人所得税只是纠缠在工资薪金的多征少征上,没有提出对劳动征税、财产征税的问题。

第三,对个人征税的问题。特别提到了现在改革的阻力非常大,生产领域的改革不触犯群众个人利益的这种改革,都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无论房产税还是个人所得税,只要改革,就是所有利益的重新调整,那么这种调整是和平时期的温和调整,激烈的话就变成革命了,革命也是一种利益的调整。我们现在在改革面临的就是这种利益的重新调整,面临着社会阻力非常大,就是我们现在民主意识增强了,纳入自我

##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引入工程项目管理理念

的时间,明确的经费安排,而且有结束。基于这几个方面,有两个方面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借鉴。第一是明确的任务,这个明确的任务在项目管理上有重要的作用,必须有产品交付,不能说只有目的、目标,但是没东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除了要完成改革、完成那个,必须要有具体的成果,这一点才真的叫做经济体制改革落到实处。

第二,每个东西需要有终点,不能结束条件的项目,极大可能会失败,至少是我们一个项目的一个重要阶段,要有里程碑。即

使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我们也认为要有里程碑,没有里程碑,这样的东西很难推进。

有的学者研究了一个结果,有一个情况是这样,改革超过 30 年就不容易成功。在世界范围之内,历史经验超过 30 年的改革,就不太容易成功,我们分析是有很深刻的人口社会原因,有一个传递。比如,80 年代改革的共识很强,我们经过文革有很深刻的社会共识。现在没有这个共识,当多种共识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这时